突厥与突厥斯坦

魏长洪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突厥之名最早出现于中国古文献, 原居于中国阿尔泰山西南麓。公元 552 年突厥汗国建立后, 影响大增。10 世纪, 阿拉伯人、波斯人称突厥人住地为“突厥斯坦”, 系指北亚。13 世纪后, 史家称其为城区, 皆在今中亚。随后指河中地区为突厥斯坦。15 世纪后, 又将今中亚分为突厥斯坦等三地, 也将其作一城之名。欧洲人自十字军东征时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 并与宗教、人群相混淆。同样, “土兰”之名所指也甚紊乱。19 世纪哲马伦丁始创“双泛”, 遭到西方敌视, 伊斯兰诸国首领也将其驱逐; 而后沦为西方殖民主义与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沙俄为侵华需要, 炮制了“东突厥斯坦地名”。“双泛”是和卓之后, 成为分裂中国的工具。

关键词: 突厥斯坦; 泛伊斯兰主义; 泛突厥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一、历史上的突厥人

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 又捡来“东突厥斯坦”之旗, 煽动新疆独立。一时甚嚣尘上, 阴魂长期不散, 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旗号之一。突厥其族据中国正史载称: “突厥者, 盖匈奴之别种, 姓阿史那氏, 别为部落。”^[1]或云“出于索国”“海左遗黎”^[2]或曰“平凉杂胡”。^[3]

世人尽知, “突厥”三名首见于中国古文献, 西人译作 Türk。伯希和于《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一文中, 又从民族语言和声韵学上进行旁征博引, 而将突厥构拟为 Türküt。古突厥碑上以 Türk, 其复数为 Türklär。^[4]突厥原为柔然的“铁工”, 公元 6 世纪初叶崛起于中国的阿尔泰山西南麓, 破铁勒, 灭柔然。于公元 552 年建立突厥汗国, 其疆域辽阔, “东自辽海以西, 西至西海万里, 南自沙漠以北, 北达北海五、六千里”。^[5]可汗设牙帐于都斤山, 在中国北方称霸。唐朝兴起, 东西突厥归唐, 成为唐朝的编户百姓。北宋时“有西突厥、北突厥。”(《王延德使高昌记》), 此后史载突厥史料较少。近代研究突厥史者昧于史料匮乏, 又从语言学等着手挖掘, 突厥研究热也夹杂了政治需要, 1924 年海牙出版的多桑 4 卷本《蒙古史》引用伊斯兰作家明哈朱丁之说, 认为成吉思汗是突厥人, 咒骂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 给成吉思汗起了个鞑子的名字铁木儿赤。多桑仍感不足, 又于注释中称, “铁木真一名曾与突厥语之铁木儿赤相混”。^[6]阿拉伯作家还说, “俄国人是属于突厥种的一个民族”。^[7]明哈朱丁还说, 西藏地方所有的人都是突厥人。这样的史料与考证, 成为历史笑谈。

据《周书》载, 突厥“居金山之阳, ……金山形似兜鍪, 其俗谓兜鍪为突厥, 遂因为号。”^[8]这一观点为《北史》、《隋书》等认同。但在历史的进程中, 每个民族都以自我理解使用同一术语。对“突厥”这一名称也是如此, 有的以突厥人区别于鞑靼人、蒙兀儿人、塔吉克人或吉卜赛人, 这是人种学上的分法; 有的不分种族血统把一切游牧人和草原人统称突厥人; 有的从社会学上区分, 指定居的乡下人为突厥人, 以区别居住城镇的阿拉伯人。还有在字典中释“突厥”这一名称意为: “野蛮人”、“强盗”、“无赖”、“流浪者”和“脱离”等。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引用阿拉伯作家的著作称, 突厥人是“赌棍、懒汉、赶骡的、赶骆驼的、搬运夫、路劫的和扒手等等”。^[9]这种偏见在当时西亚与欧洲甚为流行。奥斯曼帝国时期, 也是将突厥人系指游牧的土库曼人, 或称乡下安纳托利亚 (Anatolie) 人说突厥语的农民, 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 上层社会自称奥斯曼人。奥斯曼土耳其人虽自称安纳托利亚人的后裔, 而又讳言自己与拜占廷人 (即希腊人) 有亲缘关系, 因宗教信仰不同。^[10]在诗歌中“突厥”又意为“火星”, 系指“太空中的流星”; 或说意为“太阳”, 如“中国的突厥”, 意为“东方的太阳”; 或说“中午突厥”, 意为“南方的太阳”; 或说是“天空中的突厥”。在印度德里地区, 乡下人习惯于把莫卧儿 (蒙兀儿) 人说成是突厥人, 把突厥这一

名称与“官员”作为同义词。在俾路支（今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个省）边境，“突厥”这个词与莫卧儿为同义词。^[11]当时人们限于对民族科学的鉴别和地理知识的局限，在不同的地点与时间，人们对“突厥”的认识与变化。

突厥人早期分布在中亚北部草原，约于公元 559 年，波斯萨珊王朝（661—750）统治者科斯洛埃斯一世为对抗嚙哒人，联合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消除了嚙哒人的威胁。西突厥人占据康居，统治近百年，这里形成综合性文化，突厥人仍保持着萨满教。西突厥统治灭亡后近百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 750—1055 年）统治时，康居逐渐接受伊斯兰教，波斯脱离阿拉伯控制后建立萨曼王朝（874—999），促进了波斯文艺复兴，布哈拉成为该王朝灿烂的文化中心。萨曼朝从包括锡尔河北部招募来突厥奴隶（马穆路克）组成军队，巩固其统治。突厥人又先后建立伽色尼王朝（962—1186 年）和塞尔柱王朝（1055—1258 年），突厥人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中亚相遇，后者将突厥人的住地称作突厥地区，即“突厥斯坦。”公元 10 世纪，汉志人马苏第著的《黄金草原》载称，“从中国和新罗（朝鲜）绕突厥地区通向大洋”，^[12]这里是说突厥在北亚。公元 1224 年，原为希腊人后被卖给巴格达大商人为奴的雅库布，在《地名辞典》第 3 卷中，也佐证说，“支那北部与突厥相毗邻”。^[13]叙利亚人植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1197?—1248 年），著有《药理学集成》和《医药食品词汇集》两部著作，被合译题名《药草志》。在此书第 1018 号“大黄”词条中载称，“大黄生长在中国。以中国而取名的大黄可能产自中国北方，也就是说，在突厥斯坦一带，波斯人称其为摩诃支那（ČinMāčin），和（阿拉伯语）秦阿秦（Čin al—Čin）的叫法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波斯人）称中国为 Šin，而称中国大黄为 rāwand šini。大黄从海上运到向我们出口的国家，即波斯；因为同样的理由，又称其突厥大黄，其原因是来自突厥地区和中国。”^[14]这说明 13 世纪阿拉伯人将“突厥地区”与“突厥斯坦”作为同义词。波斯的朱志疆地区，阿布·奥玛尔·明哈吉·丁，约于 1250 年发表波斯文巨著《纳希尔贵人》，其中提到孟加拉首府“拉克瑙蒂以东的突厥斯坦，”这里的“突厥斯坦”似指今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地区。

二、突厥地名的演变

著名的《世界征服者史》，于 1252 年 5 月至 1253 年 9 月以波斯文本成书后，早期就被传抄，受到研究蒙古史、中亚史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作者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曾三次到哈刺和林，故在书的“绪言”中称，“我曾几次访问河中（Transoxiana）和突厥斯坦（Turkestan），迄至摩秦（Machin）和遥远中国边境”。^[15]据《波斯语汉语词典》解释：“斯坦”（Setan）意为“地方”。我国史书使用“斯坦”一词也较早，据《北史》卷 97 载，副货国东界阿富使且国，岑仲勉先生考证为“阿富使且”，副货国为今布哈拉（Bukhara）。^[16]英国著名学者波伊勒将“突厥斯坦”（Turkestan Turistan）解释为“突厥人的土地”，志费尼所说的突厥斯坦“指河中以东突厥和蒙古地方”。^[17]志费尼在书中多次提到突厥斯坦，他说蒙哥可汗“把河中、突厥斯坦、讹答刺、畏兀儿地、忽炭、可失哈耳、毡的、花刺子模、拔汗那交给麻速忽毕。”^[18]这里说明突厥斯坦是个城区。志费尼又说西辽“征服河中及突厥斯坦”。^[19]河中为康居，西辽在其地设河中府，今称撒马儿罕。突厥斯坦涵盖了西辽的疆土（今巴尔喀什湖、伊犁、塔城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等），所包罗地区从中亚至新疆。1254—1255 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行记》，他记述经过今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后进入突厥斯坦（汉译本为“突厥地”），而后到了今乌苏与精河、博乐、伊犁等地。海屯将定居的信仰佛教的维吾尔人未当作突厥人，而将今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斯坦城称作“阿松”（ASon）。

公元 1307 年后，波斯的史学家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奉命主编了三卷本《史集》巨著，为研究亚欧史的百科全书。拉施特在书中将中亚各游牧部落，不仅说突厥语的，甚至将说蒙古语、唐兀惕语与通古斯——满语的都称为突厥。据此可知，拉施特使用突厥一词，并非民族学和语言学上用语，而是一种社会习惯用语，即“游牧人”的意思。^[20]据拉施特《史集》“序言”称，从东北亚至俄罗斯等地皆为“突厥”的牧地，其中列出有突厥斯坦、畏兀儿斯坦、蒙古斯坦等地。畏兀儿斯坦系指土鲁番亦都护管辖的地区。在“列国传”中，拉施特也将突厥斯坦和畏兀儿、蒙古等分别列出。乃蛮王子屈出律（古失鲁克）破国后，“逃到了突厥斯坦”，^[21]即西辽都城虎思斡儿朵。又称察合台汗国的疆土“起自突厥斯坦，直到阿母河口为止”。^[22]波斯文本《拉失德史》（即《中亚蒙兀儿史》）的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也屡屡使用“突厥斯坦”之名称。1500 年，乌兹别克昔班汗由于帮助蒙兀儿马哈木汗，“占领了迭失干……，马哈木汗把突厥斯坦封给他以为赏赐。”^[23]从而引起了当地哈萨克人的不满与反抗。它说明河中地区到 16 世纪也被称作“突厥斯坦”了。有趣的是明代永乐朝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相互往来的使者留下的史料，均以城区记载新疆等地，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中记载 317 座城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所记城地少于陈诚，而

他说吐鲁番居民大多是佛教徒，哈密也仅有一座清真寺。后发现的沙哈鲁使团成员火者·盖耶速丁日记，也佐证史料的可信性。^[24]1299年传世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脱稿，在该书第193章称，“君辈应知此大突厥（Grande Turquie）地位在忽鲁模斯之西北，南起只浑河（阿姆河）外，北抵大汗国境”。^[25]《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将突厥译名为“途鲁吉”，指察合台汗国。公元7世纪前半叶，希腊人泰奥菲拉克特在《历史》一书中，曾记载突厥人与“桃花石”的问题。（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04—105页并称“桃花石人的首领被称为 Taisan，它在希腊文中的字面意义是‘天子’”。英国学者裕尔（yule，又译作玉尔、于尔）在《契丹》第一卷中，认为桃花石意系“唐家子”。古波斯与阿拉伯作家称桃花石系指中国，这说明了突厥人与中国的关系。

自15世纪末人类进入对地理学的大认识时代后，欧洲的世界地理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时西方的传教士向中国传授了西方世界地理的概念，冲击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于今中亚一带仅列有回回、撒马儿罕、土儿客私堂三个名称，可见西方对于今中亚地区所知不甚了了。中国对于中亚地区的民族变化，中亚地区的民族伊斯兰化，中国称之为“回回”。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称，自喀什噶尔（又译称加斯加尔）以西，曰撒马儿罕，曰革利哈大药，曰加非尔斯当（在印度库土山，穆斯林称其人曰喀菲儿——Kafirs，意为异教徒），曰杜尔格斯当（Turkestan，突厥斯坦），曰查理（今阿富汗之查里卡），曰加木尔，曰古查（甲儿西亚或康纳拔德？），曰蒲加刺得（布哈拉），皆回回诸国也。^[26]据此可知，突厥斯坦仍为中亚的一个城区。同时，《多桑蒙古史》也佐证说，“察合台的人君临突厥斯单，河中之地”。^[27]艾儒略甚至将穆斯林坦称之为“恶回回”，这种仇恨源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并将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西亚地区释为“度尔柯”（Turk），以视与中亚的“Turke”（杜尔格）之区别。（欧洲人使用“土耳其”（Turk）之名，首见于1190年的一份巴巴罗萨十字军大事记，13世纪已普遍使用），清同治末年，冯竹儒与美国人金楷理口译、蔡锡龄笔述的《西国近事索编》一书按照西方报刊登称，也常将奥斯曼译作“土耳其”。稍后陈其之译康熙年间俄国使臣来华的《聘签日记》，又将其译作“土而其”。^[28]这与古代希腊人称今土耳其亚洲部分为“安纳托里亚”（意为“日出之地”）的地理视野有天壤之别。“回回”一名在《蒙古秘史》中指撒儿塔兀勒人，泛指西域，这里系指花刺子模国。蒙古语“撒儿塔兀勒”意为商人。西方人又称花刺子模为 Mussulman（木速蛮），实为穆斯林的音变。十字军时代又将穆斯林称为撒拉森人。所以历史上又称阿拉伯帝国为“萨拉森帝国”。宗教在古代虽然是政治，而历史上从未有一种宗教或教派与一个民族等同。以宗教区别人群，缺少科学性。拉施特《史集》称，“凡是外形近似于突厥的游牧部落，概被称为突厥”。^[29]为此大食人又称这些牧民为“突厥蛮”（土库曼，又译土尔克明尼亚），为类似的突厥人。《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中也提出了“突厥蛮”（Türk mǎnǎnd）的概念。10世纪指葛罗禄和乌古斯，12世纪指伊犁地区的哈喇汗朝。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谈到蒙古早期征服43个国家和民族，其中有畏兀儿、撒拉森人、木速蛮、突厥蛮、突厥人等。^[30]以后又指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等国操突厥语民族。史料佐证，突厥不是一个现代民族概念。

约公元846年，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邦国志》，谈到世界古代诸国时，被波斯萨珊王朝赐封的有“土兰（Tūran）沙赫”。土兰又译作突兰、都兰、突兰、图冉等。中古时期，波斯人习称阿姆河以东的突厥人为土兰人，故称突厥人的住地为“土兰”。^[31]土兰国王与波斯为世敌。菲尔多乌锡在《沙赫纳迈》集中的初稿将“土兰”泛指突厥人，定稿后又称“土兰”的近期敌人是突厥人。法国里昂·马塞的《伊斯兰教》第六章之塞尔柱人节中载称，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扎尔为土兰人。著名英国研究土耳其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1916年5月生）十分不满地指出，“后来，人们又任意用都兰人这一名词来指土耳其人”。^[32]土兰今作为地名，一处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邻近蒙古国西北之克孜尔附近；一处在伊朗的东北境。“土兰平原”指咸海周邻盆地，四周为高山丘陵。

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出笼

19世纪后，西方列强的触角逐渐伸入亚洲大陆的内部，推行殖民主义，人民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1857年，阿富汗人哲马伦丁（1838或1839—1897.3.9）到麦加，便极力宣传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打倒殖民主义者，以求自由与平等，成为泛伊斯兰运动的奠基者。国外个别学者认为印度莫卧儿王朝创立者巴卑尔（巴布尔或巴博尔），是泛伊斯兰主义的最早鼓吹者。巴卑尔原名札希尔·乌登穆哈马德，巴卑尔是绰号，意为“老虎”（又译为“狮子”），是帖木儿的六世孙，组织波斯什叶派与河中的逊尼派征战，波斯什叶派头戴红帽，故被称为“红头人”。

哲马伦丁生于阿富汗堪尔县的阿斯阿德·阿巴德镇，（有的历史学家称其生在阿富汗，又称其生于伊

兰的一个乡村，或称生于阿富汗艾萨巴达城）故称“阿富汗尼”。据称哲马伦丁是阿里的后裔，先人曾任阿富汗的地方官，作为宗教学者的哲马伦丁，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英文、法文，使他认识了宗教以外的世界，他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指入侵阿富汗的英国。他先去印度教授一年的伊斯兰教哲学，而后又去麦加朝觐。在麦加组织了“圣地学会”，并出版《圣地杂志》。返回阿富汗后，在多斯特·穆罕默德汗幕下任职。1863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汗与波斯争战时死在赫拉特城。这位汗王有12个子孙，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哲马伦丁辅佐其次子穆罕默德·艾尔祖木汗（阿吉姆汗），在英国支持下争夺汗位失败。哲马伦丁的反英情绪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869年被英国人送往印度，又流放埃及，继续鼓吹泛伊斯兰主义。^[33]1870年，哲马伦丁应土耳其苏丹之约到土耳其，被任命为土耳其教育委员会委员之一。哲马伦丁与土耳其伊斯兰教总教长哈桑·费赫米发生“教争”，被迫离开土耳其。1871年3月，哲马伦丁去了埃及，1879年9月又被英国驱逐到印度，撰写了《答唯物主义的一封信》。1882年英国解决了埃及发生的阿拉毕领导的政变后，哲马伦丁获得自由去伦敦，随转住巴黎三年，创办《互助》报刊，宣传泛伊斯兰主义。随后哲马伦丁到伊朗，他与伊朗国王纳苏伦丁政见不一，又到俄国圣彼得堡住了四年，出版《古兰经》与伊斯兰著作。1889年，经巴黎赴伊朗，又触犯统治者的权益，被驱逐。1891年重至伦敦，直到1893年，土耳其苏丹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请哲马伦丁到土耳其，尊为上宾。按照伊斯兰作家称，“他们用煮金涂抹的鞭子留住了他末期的生活。”也有著作称泛突厥思潮产生于沙俄境内克里米亚鞑靼人中，其代表伊思马勒·加思普林斯基，1878年创办《土库曼报》，1883年又创办《译文报》杂志，号召操突厥语的各族联合起来。

奥斯曼帝国原为塞尔柱王朝分裂后的奥斯曼公国，1290年独立后不断扩张，其疆土横跨亚、欧、非三洲。在帝国境内被征服民族的反压迫斗争与日俱增，也成为欧洲列强掠夺蚕食的对象，国势日趋衰弱，成为列强的附庸。1877年俄土战争的失败，苏丹便加强中央集权，又以“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作为欺骗人民的工具，随又解散有名无实的国会（Divan），实行恐怖统治。哈密德二世又企图借助宗教势力，身兼穆斯林的“哈里发”，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对外扩张，以转移国内各族人民斗争的视线，妄图重建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并请泛伊斯兰主义的始祖哲马伦丁到土耳其，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他否认穆斯林各民族间的差异，强迫非穆斯林改信伊斯兰教，组织由土耳其控制的“统一的穆斯林民族”，即所谓“新奥斯曼人”。奥斯曼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民族的区别，以宗教信仰为标准，在各族强制推行“奥斯曼语”。这种露骨的土耳其民族沙文主义，又上升为泛突厥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孜牙·乔加勒甫，撰写了《突厥主义原理》一书，鼓吹突厥统一思潮。乔加勒甫在《土兰》一诗中的诗句：“祖国不是土耳其也不是土耳其斯坦，而是伟大、永恒的国家——土兰”。^[34]这话成为泛突厥主义的宣传口号。英、德等国也插手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为其对外侵略服务。“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基马尔（即基马尔·阿塔丘尔克，又译作凯末尔）谴责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不可实现的空谈”，“是热衷于幻想的骗子”理论。历史表明，“这种教义是土耳其封建暴君何布杜尔·哈密德二世所鼓吹扶植起来的，被‘血腥的苏丹’用作推行对外和对内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35]其目的是建立扩张伊斯兰教神权帝国。

1908年，奥斯曼青年党（即青年土耳其党或少年土耳其党，后改称统一进步党）废黜了哈密德二世，其主导思想仍是奥斯曼主义，在帝国境内推行“奥斯曼化”，允许少数民族保留宗教，但不准保留语言。帝国与巴尔干等地不断战争，奥斯曼主义受到抵制。奥斯曼青年党人便将泛突厥主义上升为首位，将所谓“土耳其发祥地”俱乐部的民族思想暗中偷换成种族主义，即引导为泛突厥主义。“发祥地”变成了力图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所有的“突厥”族或所谓“土兰”族统一在土耳其的统治下。作为宗教思想体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则力图把所有的穆斯林统一在土耳其苏丹——哈里法的统治下。1922年11月1日，废除了苏丹制度，仍保留了由奥斯曼王朝的皇族中选举哈里法的教权。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基马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于翌年3月3日废除哈里制度，随之撤销了教法事务部、教会地产部和教法法庭等。但在基马尔共和国时，一些宗教上层人士仍叫嚣，“宗教就是一切”，“宗教可以征服东方和西方”。^[36]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结合在一体思想仍在蔓延。

奥斯曼青年党人为实现其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即想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德皇威廉二世为对外扩张侵略，既推行泛日耳曼主义，又宣称改信伊斯兰教，利用“双泛”使奥斯曼帝国最终与德国勾结而陷于一战的漩涡，遭到协约国的瓜分。基马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于1920年打败苏丹哈里发军，1922年又战胜英国支持的希腊侵略军，宣布成立共和国。土耳其的国名拟定是很晚的事。在奥斯曼帝国的著作中，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仍自称“伊斯兰园地”、“帝国领域”、“神灵保护下的领域”。因为早在1802年，哈莱特·埃芬迪任住法国大使时，即发现有人恶意向他挑衅称其为“土耳其大使”，意为“笨猪”，或骂作

“土耳其·卡发”（意为木头人）。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直至 19 世末期。^[37]罗马称其为“罗姆地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语也通用，后来又逐渐让位于“奥斯曼领地”的名称。奥斯曼青年党人最初曾用过波斯式的“突厥斯坦”，因这个名称早被人们用作中亚的代称，故放弃了，又采用 *Turkeli* 这个由欧洲命名而改制的名称。对于这个国家的新概念名称，长期习惯于宗教和王朝概念的人民甚感陌生，政府也为其各种不同的拼音法曾一度犹豫不决。1923 年共和国成立，遂改用 *Türkiye* 作为国家的正式称号，1924 年的共和国宪法中又予以法律化，其意为“奥斯曼帝国剩下来的作为土耳其人居住地的那个中央核心”。^[38]

1938 年 11 月 10 日，基马尔逝世了。在此之前基马尔领导的人民共和党内的斗争就十分激烈，随之转向反动。在二战前夕，土耳其领导集团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及其“慕尼黑保护者”的工具。泛突厥主义成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变种。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突厥斯坦，仅指河中与中国之间的地区。这一观点，近代美国人林乐知在《喀什噶尔略论》中也认同此说，凡属突厥斯坦者，包括阿伯戈尔、霍罕、基法等处。^[39]英国人直至晚近仍称中国新疆为“近印度”。^[40]西方人随意给新疆另冠名称，除别有政治企图外，也是不严肃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夫人戴安娜·西普顿在《古老的土地》一书第 193 页中认为将新疆称中国突厥斯坦含意模糊不清，应使用现代名称新疆。

四、沙俄炮制东突厥斯坦

帝俄早期将中国新疆称之为“东方”，这里说的是广义‘东方’，它包括从黑海到太平洋，从保加利亚到朝鲜这个广大地区，^[41]俄国约于 17 世纪始研究突厥问题，以后中断了，19 世纪在政府的资助下，突厥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42]1820—1821 年，俄国派往中国的第十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监督官埃·弗·季姆科夫斯基（旧译丁柯斯基），在 1821 年的《特别报告》中称，“东土尔其斯坦”在欧洲以“小布哈拉”著称，1758 年归于乾隆，命名为“新疆”，应称为“中国土尔其斯坦”。这样季姆科夫斯基就给中国新疆杜撰了“中国土尔其斯坦”的名称。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比丘林（俾邱林）·亚金甫（旧译夏真特、雅撒特），于 1829 年出版了《准噶尔和东土尔其斯坦志》，这个沙俄的中国通不仅将新疆一分为二，而且杜撰了臭名昭著的“东土尔其斯坦”的名称，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中国之旗号。1839 年，埃·伊·瑟切夫斯基撰写了《中国理藩院关于小布哈拉诸城的法令》一书，又给南疆地区杜撰小布哈拉之名，这种以俄国为中心的随意给他国强加地名，彻底暴露其强权外交的伎俩。当时在俄国对中国新疆的称呼也是较乱的。1858 年，俄国人乔坎·瓦里汗诺夫奉命窜到南疆地区收集情报，返回写了《六城概况》，仍是指南疆地区。南疆地区在中国官方与民间也历有六城、七城、八城之说，外人借用也无可厚非，瓦里汗诺夫的侦探目的是为沙俄侵华张目。曾任帝俄驻伊犁的总领事的伊·扎哈罗夫（旧译杂哈劳），在他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新疆的著作中，就有以《中国新疆详图》、《中国西部边陲札记》、《中国西部领土记述》等冠名的。扎哈罗夫在侵华上诡计多端，是逼迫清政府签订 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重要角色之一，攫取了我国西部 44 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帝俄的官方文书中也常常以“东土尔其斯坦”以代替“新疆”之名称，^[43]将中国新疆视作其“潜在的殖民地”，居心叵测。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沙俄吞并中亚三汗国后，于 1867 年 7 月 11 日成立突厥斯坦总督辖区，其中包括锡尔河省和七河省，说明俄国官方将原拟用“草原”改用突厥斯坦。著名俄国中亚史专家弗·弗·巴尔托里德撰写《突厥斯坦简史》一书时，却将俄属中亚称作“俄罗斯最南的地区”。（欧美的一些著作称俄属中亚为“俄属突厥斯坦”）1924 年，巴尔托里德又提议并获得通过将突厥斯坦改称中亚，这不仅仅是改名问题，而是更符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前苏联时期曾对中亚民族历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进行批判，其中一篇题为《反对阐释维吾尔史中的大突厥主义和大伊朗主义》，批判泛突厥主义的伪造史料，鼓吹泛突厥主义观点，点名批判库达依杜撰突厥人从公元前 18 世纪起就以“吐库”为名的统一民族而存在，否定维吾尔族人的存在。^[44]在苏联大力批判下，“双泛”分子在中亚收敛一时，当今又卷土重来。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何时传入新疆现未找到明文记载，据毛拉木萨·赛拉米于 1908 年 10 月将《安宁史》改作《伊米德史》前言中载称，浩罕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侵占南疆地区时，曾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称臣求封，大约此时泛伊斯兰主义已流入新疆。毛拉木萨声称，要将他的历史著作献给“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布杜尔·哈密德（即伊米德）二世，所以“此书也取名曰《伊米德史》”。^[45]以上说明，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起码在新疆上层宗教人士中有相当影响，虽然此时哈密德二世已被废黜约 4 个月。1903 年，日本人渡边哲信等人窜到吐鲁番窃取文物，

受到吐鲁番郡王玛木特款待。玛木特“非常赞赏伊斯坦布尔人，说伊斯坦布尔人才是真正的王”。^[46]这里说明，在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流为平民的玛木特，虽经清军收复新疆后扶上郡王显爵，仍未能满足其野心，也表明他很崇拜哈密德二世。据载泛突厥主义者伊思马勒·加思普林斯基于 1883 年创办的《译文报》曾由中亚传到新疆，但这时对社会影响一般。

分裂主义分子以“和卓”后裔为旗号的分裂活动彻底破灭后，就从外国进口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分裂的思想武器。民国以后，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猖獗活动与日俱增，其主要形式，一是国外“双泛”分子直接插手新疆，或是投递“双泛”的宣传品，或是派人窜入新疆宣传，甚至策动分裂；二是在新疆寻找其代理人，利用新疆出国朝觐或留学人员，培植“双泛”分子。国内外分裂新疆的反动势力交织在一起，进行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这是新疆动乱分裂的显著特点。“双泛”为目前分裂分子的旗帜和思想武器，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形式与手法有所不同，其罪恶目的就是闹独立。当前“双泛”分子是“文武兼备”，进行两手渗透与破坏。这种故伎重演，也必将被历史埋葬。

参考文献

- [1]《周书》卷 50 [M].
- [2]《北史》卷 99 [M].
- [3]《隋书》卷 84 [M].
- [4]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 [M]: 48-53.
- [5]《周书》卷 50, 突厥传 [M].
- [6]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 37 页 [M].1936 年商务印书馆版, 1936.
- [7]道诺利诺.《地理辞典》[M], 第 48 页, 转引自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第 98 页.
- [8]《周书》, 卷 49.
- [9][英]伯纳德·刘易斯, 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348 页 [M].商务印书馆版, 1982.
- [10]《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商务印书馆版, 1982: 7-9, 516.
- [11]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 [M].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94-102.
- [12][法]费邺, 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 第 119 页, 中华书局版, 1989.
- [13][法]费邺, 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 第 224 页, 中华书局版, 1989.
- [14]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M], [法]费邺编, 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 第 292 页.
- [15]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M] 第 9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 [16]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M] 上册, 第 185 页.1962 年中华书局版, 1962.
- [17]《世界征服者史》[M], 汉译本, 第 18 页.
- [18]《世界征服者史》[M], 汉译本, 第 700 页.
- [19]《世界征服者史》[M], 汉译本, 第 49 页.
- [20][波斯]拉施特, 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M] 汉译本第一卷, 第一分册, 第 149 页.1983 年商务印书馆, 1983.
- [21]《史集》[M] 第一卷, 第二分册, 汉译本, 第 83—84 页.
- [22]《史集》[M] 第一卷, 第二分册, 汉译本, 第 86 页.
- [23]《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M] 汉译本, 第一编, 第 335 页.
- [24][法]阿里·玛扎海里, 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 第 33-77 页.中华书局版, 1983.
- [25]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M] 第 777 页.1954 年中华书局版.1954, 1981 年版《马可波罗游记》将“大突厥”译为“土耳其”或“土耳其斯坦”, 不当.
- [26][意]艾儒略, 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M] 卷 1.1996 年中华书局, 1996.
- [27]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 第 220 页.
- [28]陈其元.《庸閒斋笔记》[M] 卷 5: 120.
- [29]《史集》汉译本卷 1, 第一分册, 第 139 页.
- [30]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M] 汉译本.
- [31][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宋岷译注.《道里邦国志》[M] 第 19 页.1991 年中华书局版 1991.
- [32]《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 汉译本, 第 177 页.
- [33]阿布杜·穆纳安.《哲马伦丁传略》[M].参见 [英]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上册.
- [34]转引叶列梅耶夫, 何梅英译.《基马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文献评论)》[C].《新疆社会科学情报》, 1993.2.穆罕默德·伊敏主编《自由报》的口号:“我们的民族是突厥, 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 我们的故乡是突厥斯坦”.
- [35]耶·施坦贝尔格.《1898 年的安集延起义》[C].载《红档》杂志, 1938.3.
- [36][苏]安·菲·米列尔, 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M] 第 33-35 页, 第 216 页.三联书店, 1973.
- [37]《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 汉译本, 第 394 页.
- [38]《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 汉译本, 第 373 页, 第 348—349 页.

- [39]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M] 二帙二冊.
- [40] 吳藻宸.《新疆紀遊》[M] 第 261 頁.1935 年商務印書館, 1935.
- [41] 穆·內·波克羅夫斯基.《中亞細亞》[A].載《19 世紀俄國的外交與戰爭》[M].莫斯科, 1923.
- [42] 阿·內·科諾夫, 許浩福譯.《蘇聯科學院突厥語言學》[C], 載《國外突厥學研究概況》[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0.
- [43] 參見陳春華等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M].1988 年中華書局版, 1988.
- [44] 邵英巴耶夫, 肖揚 羅楚譯.《為正確闡明蘇聯中亞細亞各民族底歷史問題而鬥爭》[M], 第 190 頁, 第 199 頁.人民出版社, 1954.
- [45] 毛拉米薩·賽拉米, 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譯.《伊米德史》[M](油印本) 上冊, 第 9 頁.
- [46] 大谷光瑞, 章瑩譯.《絲路探險記》[M] 第 55 頁.1998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Turks and Turkestan

WEN Chang-hong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 Urumqi 830046,China)

Abstract: The name of Turkestan early appeared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mean was "helem". Turk who was one branch of Hiong nu lived at the foot of the south-west of the Altai Mountain in China. Since the khanate of the Turk found A.D.552, it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influent. In the 10th century, both Arab and Persians named the place where the Turks lived as Turkestan, in other word the place should be in the North Asia. After the 13th century, historians called Turkstan as city and town. Subsequently, the historians named the Transoxiana as "Turkestan". Later the 15th century, the central Asia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cluding Turkestan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urkestan was acted as a name of some city. When the crusader army invaded the orientation, Europeans called the Ottoman empire as "Turkey". In addition, they couldn't distinguish the Turkey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exact place of "tula" because of the vague name. In the 19th century, Zhemalundin set up a theory on Pan-Islamism and Pan-turism, as a result he was not only regarded as an enemy by west countries but also abanished by some Islamic countries. Therefore these theories served the west colonialism and helped fasist invade other counties. Russia concocted the name of the east Turkestan. All in all, the theory on "Double-pan" that followed Hoja had become a instrument to divide China.

keyword: Turkestan; Pan-Islamism; Pan-Turkism

收稿日期: 2003-04-09

作者簡介: 魏長洪 (1935-), 男 (漢族), 安徽人, 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碩士生導師, 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